

贈呈

後經  
二

持273-794



1200501128705

15273

342

74

152

1  
2  
3  
4  
5  
6  
7  
8  
9  
60  
1  
2  
3  
4  
5

始



342

152

特273  
794

後經  
二

崔碩連氏  
寄贈本

天道教中央總部藏板



後經二

上篇

聖師曰性本無始心本無二一萬法具體放天無量放地無邊取之亦不得基也

「正義」性中生帝而帝是活子、帝中生我而我是活子、活用爲活者之所自用而活體、非爲活者之所自做、未知活之爲最原者、亦何所母乎、迎之不見其首、反之不見其蹄、忽荒不知所名矣、然、對境納物之時、輒生心、爲地爲光、無不用極、見天而立天門、見地而立地戶、納古今而取其美者、折上下而得其衷者、大章益彰而羣族以寧矣、及其心需道而遊衍也、則訪之虛遠而罔涯也、循之廣漠而無界也、以天在床而無微不睹、以地在掌而無隱不發、其浩宏充

張、不得喻焉、歛之反其地則其地澹靜玄空、一點不得形、異哉、用機潛機之心神心靈也、心固我所自活而活亦有原也、入其大原一頭、以我所活者、補其原、使位諸無始之位則我腹其實而我身其光矣、

演曰爾、不母者不見者、機發則神、比應則和、裁天輔地、倫脊、見其地立其筭、世得其平、立步致其遠、則若庭衢上試逍遙、纖巨畢收、孰使爾邁邁者溥溥者為格內、爾固聽我者、爾我相交地、正有術、

**或問曰性本無始而有性有心何也**

「正義」聖師設譬而啓後學也、其說居凡用凡、讓太上一頭也、雖然、問性問心、亦可為凡上一堵、問則路自生矣、遵路不己則用力處、便得聖問、為排凡之始也、宗徒曾不知有性有心而且不意有性有心、故聖師使之有問而亦使知

問為入道之門也、下章做此、

演曰我固存梁存肉者、我齒則幼、頓莫知我取吃了、飢則惟呱呱是啼、長者以梁以肉、為小兒語、令我斯效、長者、誠私我者、我不能學、求餉一種語、我啼時、長者亦不分我有飢有疾、若認我有飢、梁肉必在前、若認我有疾、則養我者資養者、必相對隔隔、我求不得遂、不遂則便無身、始不若學長者語、為自身上仁術、

**聖師曰性者名也、名為有物後始得者始者、太初有物之時也**

「正義」有先定名而後成名者、且有躡其尾而邀其首者、名之可上可下者、可以賓之、不足以主之、人以有何神靈不測者、自我發之、自我用之、索可名以天之最大者而得無

窮之真、食可名以地之最厚者而得無窮之實、神極靈矣、靈極神矣、反躬自察則夫有何可定名於此神靈者、曰神曰靈、還涉淺率、遂名之曰性、性乃使神用靈後從以名者也、川其名而欲收其實則將畢生無得矣、惟以使神用靈爲先而不拘於何所定名然後、人之開心生想、盡其所固有矣、然而性之有性、安有其始、惟在見天見地見人時、若無始有始也、見人者、以人之始有、謂人性之太初、見天者、以見天之始、謂天性之太初、太初固無定見、太初之爲前太初後太初、只在思想上一太初而已、

演曰：性有前性後性、前性焉居天地未生、後性焉居天地有生、觀性者、觀天地有生未生、不向物相上見得、性中自有真境界成出來者、

**能言性能言始是靈感、想識靈感所發是有體性、心是性**

### 是心不免有死生

「正義」人性、有身後便成體、體中世界生焉、夫有靈生感、性之覺也、有想生識、心之智也、覺源智流之間、言始生焉、言生而萬事舉矣、以性始事終、斷作性之有體、立乎天地古今而行性事、內受無體時如如者而備其靈、外發有體時真真者而需其智、靈智、天始天終之大標準也、天地古今、把作兩截、有身以上之天古地古、性之無體者領之、有身以後之天今地今、性之有體者據之、天地古今、乃吾所始終也、然則性未嘗有始而言始者、智之涯也、言不能形性而言性者、言之槩也、人必以無體有體之性之全體、爲己有而不可以有生有死之性之半體、爲己有也、若曰只用半體而足爲將來五萬年人、俯之眼前而已、是捨源取流也、安得似仰取首上五萬年而爲眼前五萬年張本地哉、

演曰盡天下靈天下智、爲言本、不能道無體有體、吾言、細靈細智百年人傳來者、奈何、性不局儒氏、玄不局老氏、空不局佛氏、向上作步、一步成一言、二步成一言、竟至步極地、無不成言然後、無體爲何境界、有體爲何意味、可使人人知得、更奈何、附膺張口、見天地、天地又無言、

**無始之性は無體性不有生死真真如如也**

〔正義〕大天大環、以有地爲始性、小天小環、以有人爲始性、無地、大天之無始性也、無人、小天之無始性也、是爲先天五萬年所常見而聖師以無天爲無始性、下接于後天後反無之性、無中生有之性、固是一天之無始有始也、一性之無體有體也、然此汎言無始無體、任人自心之視無天無地無人而不欲使人拘一也、人必有何所定見乎、以人無、爲無始性則自人有至人無、恐不過一步地、無之生力、

不足以備有人也、以地無、爲無始性則地爲萬物之性而萬物之性、秘之秋冬而已、無期甚短、不足以生大有也、必以天無、爲無始性然後、無而生真、真而更真、過真爲不得形之一如二如、如如、乃心上妙妙不得成口頭一言也、生死、乃始終之畫定界而真真如如者、安有始終之可界、且安有始終之可形哉、

演曰無始、生無終、于中、我有天、無體、生有體、于中、我有地、我天我地中我爲我、固是自職、入太玄中、以無始無體、養真真、回步至物質界、以有終有體、用真真、我、不有生死者、天地古今、賴我不有生死、享不有生死、

**問曰真性已在有始之前有始後之人豈能知有性乎**

〔正義〕有一大無始無終者、居一大無始無終、無涯極也、天焉者、居於是、地焉者、居於天、人焉者、居於地、人眼之不能

窮地大者、焉能見天之、大、且焉能見性之、大、故、無始有始之說、始生焉、然、自身起點、從線至地、至天、至性、是線、竟至于身、見身者、自當有始終、見前後見矣、

演曰、不有百年上下眼、不能見百年上下地、是有似以一毛生爲一毛世、不欲與存毛者並其世、先天五萬年小眼小見人、孰非是問、是疑、今人、皆從先天來者、其智亦應是小眼小見、故、作一小眼小見底無象人、欲開有象人百年上下眼、審夫、

### 聖師曰以無觀無無亦有之以無觀有有亦無之定其無有始有無始有生有有始無滅眞眞如如無漏無增

「正義」夫無有二奇、在人之無、能照天地古今無中之有、在天之無、能生天地古今無中之有、人無天無、相值而二奇

生矣、然而無亦何無、有亦何有、以無者觀之、則有亦無之、以有者觀之、則無亦無之、無有相對而互相無、有非小觀者之所可區別也、若就小觀者而使之開智路、則必曰、先以無上有有、上無、爲究竟法、自是縱觀、則必見前日無始之爲、今日有始矣、且見前日無始有生之爲、今日有始有生矣、夫生而不滅者、大性之所以生、天地古今也、機而不見機、化而不見化、神而不見神、妙而不見妙、只足爲無觀之無、有觀之有而已、

演曰、無始有生、自始地至天長、有始無滅、自天始至地長、一觀中、天地去、天地來、所以生萬物、前後界、我亦在是界者、隨天地去來迹、能自省否、自此至彼時、多有作兒啼者、試問百年中擾擾者、何如百年後眞眞者、是覺來、百年天地是一勺、

### 無漏無增性心之始故知本性之無緣有生

〔正義〕彼無去無來浩大充滿者，是中始生我一界性，是也。性，以我爲小分界，編諸世之中，世之爲身事也繁，遂生心而應其繁，智亦明矣，然而追究性之爲始，則性與無漏無增之大性，二而一也。未知是何所因緣於可性不可性之權衡乎，必卒之曰：自然生自然，然則我之有我，必自然也。我之無我，亦自然也。自然去來之天，曷嘗有不自然之可爲界乎？但自我觀則有始，自性觀則無始而已。

演曰：有小伯者，居波宮爲波界，波立也。爲一世，若將與明月長終，海力頗壯，運行不息，波行，惟海君是聽，頃者在鶴汀逍遙者，小忽間巨勢撼破秋城去，波甚飆，未知細波注波能自心作境界者，波生波伏，惟一海蒼蒼者分付來，自波見則甚無緣，自海見則頗似有緣由者。

### 問曰以何方法脫其大障見其真性

〔正義〕真既生真則必令人取之爲價值之者，豈肯使大障掩之，與人隔之，但大障生於人而掩其人，人在障中，障也襲其耳襲其目，竟至遍身是障，且以障化其骨化其髓，使人爲障內一細分，所謂人性者，若冷燼中伏一點紅也，安能發揮於人之身之地哉？夫人性者，大性之所影響者，若天月之生潭月而潭月之須天月，未嘗有小須臾自武者，奈之何，芟草交掩，風露爭至，使潭月斂其輝碎其輝，天月之來，不得爲真調真格，然則在障內者，能安乎否乎，問障外消息，向天長嘯，欲進障外一步矣。

演曰：曾聞一小點兒，占取世間大煩惱，大喧囂者，總干涉于中，是身界自困者，那知是界下起大山大雲，與大界大真者相隔，隔則我界闔我事寒，奈何，不有大鐵棒放手去。



打破我大幃、我智、熒的然者、不能成大照、大性下下垂者、讓別人爲大占取、嗟我大煩惱、大喧囂者、請回首看天上、

### 聖師曰日月則明黑雲蔽之如瓶內燈光

〔正義〕日月在天地而爲天地魂、在古今而爲古今魂、在世界而爲世界魂、日月之爲覺魂、孰如是明、雖然、明暗、固是相待相守者、雲以帶暗之質、重之以黑、掩天地而奪天地之魂、掩古今而奪古今之魂、掩世界而奪世界之魂、我乃憑天地古今世界而生者、我安獨生、遂反躬自察、則日月固在我者、用明亦在我矣、雲亦自我生者、生滅亦聽我矣、用在我則日月光華、雲之歛寂、若舊時境中、不然、暗暗者、遂成頑壁、使我目不能覩、耳不能聽、瓶上過去之天空氣、豈能燒瓶內之小燈哉、燈之有炷有明、本來是日月中得來者、用日月之在燈者而爲日月於日月地則天地魂古

今魂世界魂更帶新面目來矣、勉哉、  
演曰修性者、必守精恬、閱棲神清淨、使邪氣不得入、使迷塵不得生、一日得一光、二日得一光、神明活然立天臺、左右安排、亦以聰明、上下需用、亦以靈明、機樞上若日月者、生、毋令固壁裏、藐然居、自斷大性界大活法、

性之清淨萬障圍之如泥中沒玉無他妙法只以心爲師  
剛而不奪定而不動柔而不弱惺而不昧默而不沉閒而  
不息動而不亂擾而不拔靜而不寂有視不顧有能不用

〔正義〕占大性而我以界之、挹其神靈而魄我焉、魄之爲良、甚偉卓周洽矣、魄諸耳目而納大界之無有、魄諸四肢而立大界之模範、以之備天下而爲天下之魄、我所大仗者也、然而耳目於世而世之不資格者來之、四肢交乎世而

以四肢之不資格者與之、不資格者、遂成大障而圍之、萬  
匝也、障中之自縮自小者、豈能聲然色然於障外一尺哉、  
於是、我所魄焉者、迷昧且冷矣、夫如是則我必終於歛窮  
不張而止耶、內照我本然之天而請細觀之、性雖埋沒於  
大塵而猶有不淪不磨者存諸中、必去其污而復其光矣、  
遂爲之說曰、心者我所師之者、使之位人所正、鶴而教我  
以我所自性則其法、必有條矣、曰剛而不奪、內守自貞、不  
受外誘也、曰定而不動、性位乎性位、毋令易位於性外地  
也、曰柔而不弱、溫仁慈惠而內守、刷然精力也、曰惺而不  
昧、精神若初日方升、不令頑雲復合也、曰默而不沉、歛神  
於玄奧、得其妙根而不令泯然若睡也、曰閒而不息、遊神  
清淨、養神澹雅、惺其昏怠而不令放散也、曰動而不亂、用  
力若風霆生力、拓之自地而不令暴戾作氣也、曰擾而不

拔、方法上作萬魔之戲而試其根、漸自知自守有力而止  
也、曰靜而不寂、使活然大機、充然自張於安靜之內而心  
之作力、不有歛然歸寂也、然則功成行滿、復其本然也、天  
地萬物、聽我所爲、不能使我放視失顧、我之恢弘自守、亦  
能潛然若無、不若衆人之小存小試也、占大性爲我界者、  
蓋如是夫、

演曰泥則沒玉、玉彩發揮、泥則自却、却則天地恢恢朗朗、  
無一異色者至、我遂居玉爲我性、用玉爲我心、天下已早  
作玉中鏡、奈何、以萬魔起心、萬惡爲步、令我自墜至萬仞、  
請爲我誦八法大誥、警我若大霆垂首、照我若太陽入目、  
我、自愛者、能令我玉不沒去、能令我玉不沒去、

### 問曰視而不顧有能不用何以爲用天人乎

「正義」蘊其大光、目之交外、不以常度、秘其神力、身之接物、

必以平格、是爲高度極致者之自心卷舒、足以喜具大眼者之淡見、不以目之察其微、不以力之執其強、世界之成其真面、天地之奏其崇功、已屬之空境、烏其可也、雖然、夫大人之爲大者、視天地若一區、按古今若一指也、豈以外物之招其光、費其眼、亦豈以外地之納其功、下其手哉、一開眼而挑出我萬年萬族之新日月、一下手而安奠我萬年萬族之新天地、此蓋大人之用其大也、豈小兒之所可酌量也、

演曰大視不外顧、大能不外用、顧則萬天成仁、用則萬地治平、雖然、至人、不眩不市者、跨大天大機、執大地大寶、徘徊我真性始生岸、經營我真身可居園、兒啼姑語區區瀝瀝、苟屬諸好視好能爲小世界者、

### 聖師曰如法自生大道

「正義」清淨之失清淨者、不以八誥大章、不得彷彿於清淨、人欲以清淨自復者、始以清淨爲心地、且以清淨爲會神地、使清淨爲法家、然後仍使其性、居之清淨、次以八法、納之清淨、使性照之八法、而無相上下、得八法之照而爲準的、不有二三則法照處、便生法光、是光之次第生力、是按性按法者之大精神中得來者、所謂大道之如下文所說者、必從覺中有得、夫如是則我性本然之清淨、若玉脫泥中而復其光也、

演曰道中生法、有天生人、法中生道、有人生天、道法相對岸、何以天何以人、我所自位者存、始以人步、自法至道、復得我本然、居本然行本然、可得爲本然法、復以是施人步、可引者、上至我本然、則人所本然、亦與我本然一般、道爲用法上所始終鵠者、

### 問曰何謂大道

「正義」大眼中生大、孰與天匹、身上生道、孰以大弁、究我所始終於人者、無往非性、天身道也、推此致詳、可知何事爲大道而所可生心者、惟生之一方也、然而不問生之爲法、只以致疑於大道、人之見知、爲平常所局、可知也、聖師將牖之以大道本體而先舉人之爲天道左者、示之言外、凡在人羣者、當深察而自顧也、

演曰引步從法路去者、非欲以身力、爭道里脩遠、一舉足致一山、一舉目收一水、地上所需、奢我所有、及至路竟則中間所收、不遺其小者、且心與物遇時、心上覺力、有倍境中所得、依法生道、蓋如是夫、雖然、人不由法路去、先問法路上何所收、是比較心微萌者、爲道者、以比較心、爲淡病、

聖師曰大道者非天非地非山非水非人非鬼思不若思

視不若視言不若言聽不若聽坐不若坐立不若立如如之間恍然是本來清淨

「正義」入大真中、以大真居大真、進退俯仰、純然是大真而已、向日思想徘徊之萬物、生萬物盡、已落在下界、故曰非天也、初頭工夫之由何路入何室、總屬在舊時身邊、故曰非地也、是居也、非故心作境、自超至塵埃不生之遠、故曰非山也、人所謂啓智生覺者之觀水爲術、清心淨慮者之觀水自證、非今日之所可區區、故曰非水也、風行俗化之致其宜、倫親節備之得其正、不過爲中年一事故、曰非人也、水靈米異之發其迹、符神書奇之動其機、爲修道者之門庭一步而非是人之俯心相從也、然則大真之爲真、夫孰非自然之用自然哉、神想神感之不思自中、大玄大漠之過眼輒收、萬法萬機之不言自裁、聽於我而聽萬古萬

界未發之音、坐則便坐天而無些兒進退於何天何地之可選、立則大道是地而不用神制聖法之對人作成者、是大道之爲大道也、大道之生如如也、如如之生清淨也、清淨之中間沒清淨、人之善惡所由生也、入善惡本原之一點而復清淨、人性之與天性一之也、

演曰上天不生地不生山不生水不生人不生鬼不生底太上太原、念頭頓沒了天一兒地一兒山一兒水一兒人一兒鬼一兒、至機不見色不見相不見、是清淨本樣子、立清淨大岸頭、若將在萬秋沒一機沒一色沒一相、小點頭處、天便生地便生山便生水便生人便生鬼便生、上界下界徘徊地、曰清淨者曰大道者、恐是人一生始終事、

### 問曰大道至此盡矣歟

「正義」上太上太清則若無身也、在身邊者、必自心作語曰

聲之可以耳暢、色之可以目成、味之可以口悅、錦章玉苞之足以宜身、煥館涼臺之足以宜居、爲身界極樂、胡然捨之、捨則亦難再得、吾生甚冷寂、其心不欲謝絕於向所謂故、欲取太清外一途而微舍其意於言外、是亦爲平常持身者之所定套也、然而天下安有絕對者哉、性存清淨而致其極度則性之對峙者曰身、以性身爲雙方者、豈肯以身捨之、存身則身界極樂、必次第取之、不與來生得果者、同日語也、然則立於宗門、服於師訓者、不問山如何水如何、只從其提手長去則過山時、得何佳境、過水時、入何妙境、亦自在目中矣、

演曰大道者、括無存有、總爲一體者、始入門者、必從有至無、得其清淨、登岸者、必從無至有、得其極樂、是曰人得大道者、且言大性大體爲大道則清淨極樂、互相問架、未嘗

有分別故、爲初頭工夫者、始入清淨、不移數步、便與極樂相遇、遇則欲與極樂長終、大道不能以全體交人、人亦不能見大道全體、是以、師、只舉清淨一途、示人爲訪道大術、人無以極樂爲念者、終得大道全體、吁我大道上試法步者、

### 聖師曰修其性得其道者固至而盡矣然性上生心身在清風明月家在宇宙江山

「正義」性之本體、仰則亢矣、以一線交我、使之乘來、我何自執爲世上人也、遂汨於身邊、一步於身、二步於身而萬重於身而已、頓不與性線親焉、性線微而棲塵、不能生輝映、惟生脉線、在身不斷也、一邊仄身之存、豈足爲全人哉、觀是身者、便可發吁也、然則早不若自身脉至性線、訪其舊

光而已、居是線、得之素天、且從線至性之本體、與性爲一、是足謂修性之得其方也、就修之地而旁求其外、則在天曰天道、在人曰人道、天人總合體曰大道也、然我居於天、不與人酌其宜、試其實、則我道孤矣、閉其光而坐之淡、埃我壽盡、則我無時、道從以廢也、甚不可矣、是故、心生於性、與物相交之間、取其可古可今之効、若一直然馳騁於是、則我席外大塵、埃之久矣、造次間不之自束、啓其塵來、則我亦塵矣、所自勉者、存身於清明無污之中、以之爲身格也、苟如是、則自心高調、立於清絕、不欲俯身人界也、又不可矣、乃斷之曰、建我法家於古今天地之可天可人、使天不付空寂而生實焉、使人自居玄澹而食真焉、我道自成而大性在人矣、

演曰性光清明、心亦清明、身亦清明、清明可誰與、世界、固

我地不可使闔闔，請以清明共世界，家族也以恩愛取其効，公族也以德義食其賜，上性下道，只是清明一團，立清明，要與帝謀曰：世界以地質生者，地性多頑黑，欲捲却我清明，早早以清明建天國，五官四職，使各以心清明，身清明，地則惟使承我足聽我頤，我家族公族亦必以清明爲性中慣習，悠久成固，萬萬秋清明，必不難，帝必惠我者，帝遂引我入性光，卜我居拓我地，天國始成，萬族居是共清明，舊地立別壘者來庭。

### 觀天地於我 我在世在我 我物物各遂其性 各守其道 各得其分

「正義」我，荷天荷地而生世界者，世界中我一個，亦天地也，萬族之成世界大林者，亦天地中一物也，我既入大性而

得其所，取宇宙不盡之靈而返，我之備上下四方，無不足矣，我之爲我，已隨自分所定而充其所分也，我於物也，亦誨之引之，使開入性之路，光之來照，若燈光在壁，光下成格之萬趣萬景，亦極其所備，耳之悉也，無細不取，目之遠也，無障不去，口之形之，按耳目之所供，廣萬秋之上下大疆而無一不舉，道之體立，各成大果小果，自分之始以天地爲度者，亦使之安天而天，其天安地而地，其地世界之泰，何如是大升也，愚按我一個之小世界，能使性中開天而發天之有，若物界物性則只與之其法而不可使強之，大世界之成大道，固亦難矣。

演曰：上臺上大準備，乃天活活地活活，五百人承大訓，行四方，可性者性，可道者道，可分者分，爲大機中大織來者，試觀前日旱濕者不同性，華夷者不同道，上下者不同分，

爲小機上安小天者，若今日我所性我所道我所分，只以  
上天下天爲兩界，在上天者爲大性，在下地者爲大覺，性  
中事爲一，覺中事爲萬，上臺上大準備，都只以我我物物，  
爲大收効。

### 喜喜我喜喜物豈非極樂世哉

「正義」性上起喜，道上得喜，分上用喜，我亦性者，道者分者，  
物亦性者，道者分者，兩喜喜於喜，爲天地喜古今喜，基喜  
者，皆樂也，居樂者，樂必極矣，嘗論喜之爲喜，爲一種致審  
者也，其始訪我性於無喜之天，立我道於無喜之地，定我  
分於無喜之人，以無喜，行無喜則無喜之相對者曰有喜，  
我用無喜則天地古今之報我者，必以有喜，欲有喜者，先  
以無喜，得其價也，夫人誰不欲極樂，始欲以極樂起因而  
成果於極樂，極樂不至矣，故用無喜而入性，浹洽乎無喜

而忘無喜，以是之行滿，復入于道，居以無喜則道近乎世  
而世之有喜，遠來相照矣，居無喜者，始生覺念，挹取有喜  
之來而爲用，物之與我同界者，亦須我也，我何所與之，我  
以有喜之有贍餘者，付之性之者而使之有樂，付之道之  
者而使之有樂，付之有分者而使之有樂，樂其廣矣，於是  
天地活古今活，爲喜喜我喜喜物也。  
演曰欲性者不以喜，性空欲道者不以喜，道空欲分者不  
以喜，分空喜爲太因太果，雖然，因終果初，惟用玄生真，不  
有人如何世如何，喜來則必大喜盈天地古今，喜中生我  
我物物，宗門萬法，不其爲喜中所始終者。



中篇

聖師曰三天大氣混然相應同歸一心

「正義」上天之位之性，中天之位之質，下天之位之習，非心之所自定，奪而心之始所起因，竟所成界，有似自心作籌也。故天之入心界為三天者，以氣之為色相者，并起而備諸大岸，立乎性者，上天則需之，居乎質者，中天則成之，行乎習者，下天則從之，天之歸心，厥惟至哉，所謂一心者，形其心體之未發情也，心體本一而情之取効，實有三也，所謂同歸者，不分情之何所定的，而只形三天之齊致于心一部也。

演曰：帝以三天歸心，如影隨形，有性成性，有質成質，有習成習，我所用天，只欲以我習習天，以習天化習俗，安知帝以天任我所為，設一禍福大機，俟我定其所步，只審我所生習，為人部中何所成果。

前聖後聖不立文字只以心傳心也

「正義」天固一天矣，大原一頭之至于無言，大機一織之生區區萬相，至愚至惡之若取諸掌中，及其區別處，只可點頭而已，不可以文字形其真，夫文者，言之形也，言者，心之迹也，心者，精之影也，精者，真之藪也，言生於平常易知者，而言又不得半於心也，文立於平常易言者，而文又不得半於言也，聖人之所言所文，亦平常者，豈能形點頭中妙妙之發於真哉，只以心之何所成其心，定高界于平常之上，何事之可以善守是界，何事之不可妄失是界，酌之淡而取其一點之要，立之言而授之人，受其言者，亦可有見點頭便即解之高見，然後可得聖人之心矣。

演曰善觀天者、無言、這個中真真味、那可說道、傳心者、只以心迹、心迹纔發處、有一眉上喜氣便溢天、是時受其心者、亦開心納其心、開心時、心上本然天、發真真來、入授心者無言天、受心者亦無言、要令遊無言居無言、與無言天、天始天終者、

### 欲求天道自持求心求則求也畢求無受

〔正義〕天、立乎無形之原、道、生乎有形之岸、以俟人者久矣、人欲自求爲己有則天道必立至矣、雖然、善於物質者、不能致其真、捷於辭令者、不能取其真、敏於交道者、不能受其真、嫻於執事者、不能發其真、真之所可求者、惟持心之立其真、用其真也、心上生力、入於真真之極、則真中之何所天何所道、從可見矣、見則可取爲求之實、而以此立自家、其所取可以畢天之瑩道之卓矣、然則是得也、竟從傳

心中得來者歟、是職由乎發其所固有而無加之一毫也、且設在受其賜而得之、賜之者玄空也、受之者玄空也、夫玄空者、烏能形畢求後境界哉、

演曰遠遠高造者、非以別天成道、深深閉坐者、亦非以異道失天、是不過自心上作樓上樓下、惟掃破我天中一畛、上去下來、無往非天心道心則其身也、立萬今萬古大羣中、卓然若天高、充然若地巨、安有畢求後、無畢生大穩實者、吁必以有求無受爲單符、貽他五萬年爲人者、

### 或曰畢求無受何所求之

〔正義〕小水、固通脉於海者、用力成小口於通脉之路、而近抵于海者、是持心求天道時代也、小口、直通于海而海勢便衝然入小口、毀破小畛、而與小水爲一海者、是畢求時代也、如是而後、有人立岸上、見兩勢爲一洋洋也、題其評

品曰無受者，是道成行滿時代也。聖師恐人之立歧見於無受句語，生退惰心於極進之銳故，既陳天人合一之真狀，且引出時人之心上一線，欲示其真上彌真也。經之終句起疑處，必閉口淡思，俯仰於上下然後，將可有一傍可入之路矣。入其路則小水合海，小智合聖，終可知矣。演曰千章美木，始起一粒，人所固信，見一粒則曰千章，吾壽不能見，指千章曰我無所事，是木自然成其大，人必不欲以一粒投諸地，有天不天有道不道，已屬固然。當奈何，千里起一步，禹伊山上，不見初手一簣，何足擬疑，知有天道者，必回首自察者。

### 聖師曰爾問求是爾心吾答爾問是吾心

正義：心上生想，想上生覺，覺上生明，明上生知，知上生得，固然天固然道之所以爲人也。問者之因五官生心，因心

發五官，皆以用自天自道也。非借之人天人道也。復其問之因問啓機，起我交彼，亦以自天自道之對人天人道也。非以我有之加之人無也。自求於自有而非求於他有，明矣。然而性上有掩，使不得光生於爲心之地，爲心者，只是漏光而已，不能生力於生覺生明，所謂固然天固然道者，已成境外一地，以我爲境內者，安能視境外，自是蒙蒙然案在下，及聞師訓則覺中有得，有似自彼至此，故曰求曰受之說，始生焉。聖師洞見人之始終而反復誨人，或有以自境內求境外者，或有以居宮中取宮中者，因人之想覺所度而誨之稱其宜也，未嘗有兩個道理也。故中途而止者，必以受誨之有殊，小立門戶於天道，甚可惜也。若勇力前進，及其大原則向時內求外求，已捲却其藩矣。學者，須淡察之。

演曰帝所立人大宇，以須天須道，以人爲範圍者，豈無範圍中可天可道，然則主人者心，備心亦範圍中是存者，日月星辰鳥獸草木，界成我躬身外，猶且備我用，況我性心志意情，固在我躬身內者，心活則盈天盈地，千秘萬隱，入諸手，心不位則內究外察，必沒機，帝豈是冷翁冷着者。

### 吾無爾無吾爾何有是言

〔正義〕儒氏之天下事，吾存爾存也，老氏之天中說，吾存爾無也，佛氏之天上想，吾無爾無也，兩無之見大性，一有之存自性，兩有之共吾爾，天之一家而道之三貫也，見之惟一而執之有三也，聖師之昔者所謂無始無體，見大性意味也，中間所謂如法生道，存自性意味也，今者所謂吾有爾有，存天人意昧也，下句所謂是言，亦從有分揀者也，言前之活天性，言後之活世界，皆從吾爾相對後機生也，吾

爾既各以自天自道於爲人，則言者聽者之道，生道傳道之前途之何人之見大性，何人之存自性，何人之共吾爾，自可生其見成其執矣，就於是，吾當何所執於見地乎，演曰風遇拒而成聲，月遇受而成色，吾雖有自衷生言，不有爾聽，曷以成言，自心生言則天地入牝門，自生言至成言則世界入道門，彼寥寥立天上者，以我視爲涼涼者，爲自安，回首則百年身生萬年人，不然，捲天下屬一人，竟使天下壽爲百年，吾爾相對日，爲天下萬年壽大胚胎者。

### 夫天地有生以來億億衆生施爲運動一切善善惡惡皆是人人由心

〔正義〕我以帝之胃，以小兒幹我事，我事乃天地活天地壽衆生育衆生衆，施諸彼爲諸我，運乎心動乎身之前前後

後也、在前後界、臬音之作咻者、固自善而鳩謂之惡、虎性之能嚙者、固自善而狗謂之惡、總以大公秤之、以大公成法、皆小兒之所自職也、夫小兒、聽我者、我以小兒吏之則天、古地古之億億其物、并墜之鄙下矣、我以小兒君之則天、家地家之億億其人、并升之崇明矣、小兒、固是善我事者也、雖然、小兒生於我而母於我者、竟能使生我育我壽我、爲德多矣、此謂之心、不足以稱其德、必謂之天主、然後庶幾乎世之大主宰也、

演曰、心以立虛無迹、遇物成驗、何若是浩宏拔卓、堯舜、聽心者、非自聖、桀跖、聽心者、非自惡、世界、聽心者、非自困、人族、聽心者、非自謀、心爲心、爲人最機樞者、雖然、能生心居心、使心者、人以奚所天、奚所人、能生心居心、使心、心、常有二、主心者一、事心者一、主心者、欲天欲人、則使心者亦

天亦人、人必以良天良人、建主心、使事心者、聽良天良人、則堯舜桀跖、不能作二世二人、人、固自天自人者夫、

### 由心所發是我性我心也

「正義」性、萬靈所府之主、心、萬能所機之官、靈能酬酌而心遂立於天下矣、大倫立而萬物育焉、大義明而天地位焉、大禮成而盜賊息焉、性心之迹、廓乎其大矣夫、故、天下之受其迹者、有修其藩飾而自爲之家者、儒之所謂先天而天不違、尸其事於天下者也、老之所謂執大象而天下往、專精於內而天下之氣從者、衆也、佛之所謂皇覺而果焉、啖立乎淡而天下之報其果者、至矣、此皆性心所發之驗也、然則吾之立宗訓得宗德、能何所籌成於後來也、鍊光乎太極之曉、秉要乎太中之門、以之成大輪大軌於天壽地壽之邦、則斯謂用性心於大性大心之人矣、心之食性

心步性心、固其自職也夫、  
演曰大鏡中天、爰照太象、中有斟酌者存、芬黃芬白、捲在  
大手裏呈其美、天下曰道德曰雨露曰中和曰太清、兒孫  
報名、聲及太祖、翁曰如何、靈室巍巍、左右既備、坐我無耳  
無目、玉英金穗盈階在、

### 除此本心終無別天

「正義」心以太性太靈、居其地、因以靈於天、靈於地、靈於人、  
者、營其府而實其中、靈之爲素、非潛默然秘之一者、跨其  
機也、神、彈其機也、活、響之報其聲者、亦聖賢至焉、天下生  
焉、古今職焉、心之植其本、取其本、蓋如是也、反是則別天  
事、乃聖賢去而廝役者來、天下去而荆榛者來、古今去而  
一瞬者來、欲知心者、可淡察也、  
演曰太陽不自明、則不能曉天下、大海不自源、則不能波

古今、聖人不自心、則不能詔天下、古今、心者、王我人、母我  
世者、按性生聖、心所自王、按身生人、心所自母、捨是歸他  
則一髮地、便鳥獸夷狄、臣妾我、奴隸我、故、知本者、必自居  
自資、不可以所末者、易其本、

### 離此本地更無求所

「正義」本者、天下古今之所以一也、地者、神聖豪傑之所以  
居也、求者、天下古今之以神聖豪傑者也、心本眼中之爲  
位、虛而人易忽之者、故、聖師、以地之爲名、實可完者、戒人  
實事求是也、夫本地者、人所不遷、不易、不偏、不倚、之名、而  
求所求於本地、則本地之應人也、必不報愚於求智者、必  
不報危於求安者、必不報饑於求飽者、安有規而生方、矩  
而生圓者哉、雖然、人之有本地者、始不以靈智之所資、格  
而求之、只以靈智之合於施、則靈智、必不至矣、是時、人視

本地必若冷寂也、居之不安、守之不固而竟至流蕩於市、縱橫於野、固所不免、故營本地者、不度異日之有求、只以極靈極智之淵然敷然者、貯之竅、充之竅、以之成天體、則是原曰本地也、苟如是則本地、豈無心者哉、求之神聖者、以神聖應之、求之豪傑者、以豪傑應之、無不稱其求矣、演曰本地、備大天大地大古大今、以待人者、人必欲洞玄徹空、用天備是、人必欲賦形踏實、用地備是、人必欲沿成襲舊、用古備是、人必欲裝時措宜、用今備是、孰將動取是率由是、惟丈人當是職、心沒美、曷有所輔繡、心沒安、曷有所宮室、心沒味、曷有所鼎鼐、夫素諸心質諸心、所以用天地用古用今、

### 自求自性自心

「正義」性之爲素也、靈而光之、爲大智大覺之所由原也、心

之爲機也、活而職之、爲大仁大德之所由府也、我既備是之良素良機者、擴而充之則足以匹於天、匹於地而從以生人、于是矣、我之所以自求爲人者、捨是而更何求哉、內不以我所大備而外求於大高大遠、則天地古今之應人、只稱其性、心大小而已、不加以衡外一銖也、天地古今、豈阿私乎我哉、我必恢弘我所器、健敏我所手、手以搜古、今天地、器以納今天、古地、稱其器、稱其手、一如自分、則是曰自性自心之有內備也、然則嗣後之靈光之活職之、安有所不成其籌者哉、故求性求心者、必先蓄其性、度心、度然後、無空其異日有求矣、演曰、月在清江裏、魚龍不敢吞、雖萬桀萬紂、合成一籌、其頑雲濫蠶、只能生情、天欲地、不能蔽性、天心地、大聖大惡、曷嘗有二性二心、故爲大情大欲者、欲聖宇聖宙、則性心

所報、必不外是、欲豺戶狼庭則性心所報、亦不外是、試問我欲爲聖聖相伍者、我欲爲惡惡同器者、必曰爲木者、當攀檣映楠、內求則白日光天地、萬物食其光、光固在我者夫、

### 性心本體非因非果無證無修亦無相貌

「正義」橡栗之失之無而得之無、芋蔗之母於有而子於有、智之見事也、非性之本體也、輪前輪後之報善報惡、鏡心鏡面之取清取明、訓之爲法也、非心之本體也、有象之天下象、有境之古今境、世之生於性心也、非性心之在本體也、惟下文所說然後、足爲性心本體也、然而在性之爲本體則溯其上爲玄真也、至其地爲澹冲也、與大性、上下相守、未嘗有間斷也、在心之爲本體則內照焉、性有純然天也、外交焉、物有介然地也、與人性表裏相資、未嘗有開闔

也、性心立體時、人必審志之得其向、意之得其定、情之得其成、而無令性心之有誤、天誤人也、

演曰見星說天、見山說地、略不舉悉、自大神師庚申、至堯甲辰四千年、爲東宇一世界體、就此上下、見東西南北則那一邊、春臺玉燭、那一邊、龍虎交角、那一邊、蔓草盈庭、那一邊、澄江白月、曷足証東宇大體、必以天地性性中人性中物、參諸高見然後、可酌了全分、一星一山、只爲今日熒熒然者、

### 如虛如空取不能得捨不能棄

「正義」虛、實之餘也、空、寂之極也、至精、集于一、翕然立于靜、則萬喧不入耳、萬耀不入目、我便入于無、我不能自記、况我中之性心、豈能如物在觀乎、取、得之始也、得、取之終也、此、標準物之入手脫手也、人之取性取心、自心是從、則是



乃入虛空居虛空食虛空後程度也、不然、性心之自珍自重、若不爲生、踈人見招、入之虛空而以虛空扁其門、居之虛空而以虛空固其壁、食之虛空而以虛空掩其味、使我隔之、若天浸相間、然我豈認以我中所有而能取能得乎、捨物不去而手脫也、棄手脫而使物去遠也、心不肯身不近之貌也、夫性心者、人而人之天之之具也、我與人遇與天遇之時、不待我謀之、性心而性之靈明、心之敏活、見人至天至而輒至、告我以何以人何以天、若命之叩之、雖欲捨之、曷以捨之、雖欲棄之、曷以棄之、愚謂此、虛空之狀、性心而更別之、則如虛如空、性心之體也、其下兩節、性心之用也、然而如虛如空、出靜後坐破虛破空之岸、說靜、若別人事也、取不能得、以能取能得之程度、說初頭工夫、時難取難得之狀、勉人勿中止也、捨不能棄、若水之涸渴而至、

火之埃寒而至、不待要之、天人合一時境界也、演日月入虛中、月中不見虛、風生空中、風中不見空、不見虛不見空、是月滿風滿、鳥啼花開、純然是天真、不見一分自做、人所用技用能、雖徹宇跨宙、不能得鳥真花真、且雖入絕靜、自欲爲性默心默、月亦世間輝、風亦世間氣、性中生感、心中生覺、人不能永日作塑子、人固非人、中生性、心性心中、有生人成人也者、

### 往來自在常無住處

「正義」往來者、性心之用覺而行情者也、意之與古今上下酬酌也、情必立其地、合於己者、施之以愛、忤於己者、施之以憎、是時、情之專政、若無性無心也、雖然、萬物之與我爲貳也、情忽歸屬於性心、不見其趾、欲形其靈用、甚捷則雖若無可地可居、斷其外緣處、復見若天地常于一、無住處、

便是有住處也、

演曰人、以天地爲家居、索天地者入其微、以古今爲衣食、索古今者入其微、以聖賢爲車轍、索聖賢者入其微、微則難見、放步若閃、行上下四方、不得則山上萬屐、水上萬楫、蓮上萬目、竹上萬耳、莫有底止、得則終歸于一、爲大性生心、

### 微妙難見難言

「正義」爲大者、大中有、有一毛難形處、爲小者、小中有、有一毛難形處、爲明者、明中有、有一毛難形處、爲暗者、暗中、有一毛難形處、用大用小用明用暗者、亦有于中難形處、見大見小見明見暗者、亦有于中難形處、其難形處曰微妙、微者、體之極約也、妙者、用之極約也、極約者、萬分子相分後、有一要素之得其位居其位也、見是言是而惟有念頭一毛之

可形者存、豈可以眼力口技之所萬約於念頭者、能形其至微至妙乎、眼未波、口未吐、而只以點頭點頭者、入其微入其妙、則微者、帝居性中而立體者也、妙者、性光作心而用其用者也、人居是微是妙、而用微用妙者、是得天得道也、不入是微是妙、而欲用微用妙、則人與微妙、已作上下岸、安有所彷彿於天道哉、故見山知其基、見水知其源、然後、可與語性心微妙也、

演曰、首上交條線、上繫在大性者、曰性心天根、其下端垂垂在我者、曰性心世果、是線兩端、誠非人觀者所見得、世果更有兩條、是爲靈形所繫、靈條也、繫在性中、是曰慧光線、形條也、繫在身邊、是曰生脉線、兩線分在兩部、相須相資、若形影相隨、自性線生妙覺、則心所用妙、無不靈捷、夫性者、案靜不動、自體自守而已、心以下、皆身上事、心以生

智、智上生志、志上生意、意上生情、無微不用妙、人所日用  
行事者、雖然、欲考其所由、根則非尋常用覺者、所可理想  
得、故曰難見難言、見則能令自身世果、享得遠壽、言則必  
令人審取其世界、亦享遠壽、見是言是者、爲幾人、

### 然人所自用自動

「正義」帝在性宮、行天地之政、形質事、使日地主之、無不周  
至、於是、日地酬酌而使形質、各成其家焉、日則織其光陰  
而物體之久壽、早折、日也司之、地則成其形質而物體之  
潤殖充衍、地也司之、是、帝之大政中地事一部也、性心事、  
使人主之、無不畢舉、於是、性身協功而使靈心、各成其事  
焉、性則涵畜其靈分而靈之守止發揮、慧之所以用其自  
部也、身則調成其心分而心之進退革化、覺之所以取諸  
自地也、是、帝之大政中天事一部也、然則天事之在人者、

人所自分用動也、審矣、故、用動於是者、必以性質清明、爲  
其衷、且以心體敏活、用性之清明、收清明於身、則人之自  
主自職、無所闕退矣、

演曰、帝分天一頭、作人一地、有似兩界立閉、自勵爲神妙  
聖明者、聽其自勵、自暴爲鼠狐豺狼者、聽其自暴、自委爲  
花媚柳諛者、聽其自委、帝固大德不德者、然則我所自性  
自心、以神聖爲自地否、以極奸極惡極媚爲自家否、我必  
自愛性心、無使用動上沒我者、

### 問曰人自動自用何以信天

「正義」帝遣人於天下一方而別立門戶焉、人部中進退低  
昂、惟人是裁也、有用神師神聖師聖而興風教於宇宙者、  
有用莽也、僞檜也、奸而覆世、轍於當時者、人所自專、孰右  
於是、故人視之不及人上一步者、必曰興替、只在謀諸人、

是議、遂盛於世矣、雖然、帝之始遣人也、人之靈慧與奪、帝所自掌也、人之禍福果應、帝亦自主也、此大權一席、曷嘗容人之軒睡哉、然則誤用其靈慧而促其小壽者、妄作其禍福而招其大戮者、蓋帝之在人後而人不自顧自省也、演曰以信、定自地立自趾、信步精進者、得靈通、信心浹洽者、得靈感、未知通後天所得、誰所周備、我化機、感後地所得、亦誰所涵成、我真腴、若曰人中天、天是性心、萬步徘徊不逾人中、我根本天、便落下空言空相、是疑一萌、大世界存沒起落、若在一髮相懸者、那堪大懼集我心、

### 聖師曰自心自信自天自心自知自動自天自法

「正義」心者、靈覺所形而靈覺之所由始曰性、此章言心不言性、舉其槩也、信者、見立旗而進其地、居其地而収其所、有也、見天旗而進之者、心也、得天地而居之者、心也、収天

有而守之者、心也、夫心者、信之本也、信者、道之所由入而得而安而樂之基也、道者、天之所由德於人也、慧覺智明、道之得其衷也、微密秘約、道之得其守也、充陽洪博、道之得其用也、孚洽沖靜、道之得其和也、總其所得而歸之、自心則自天之所由生、蓋以是也、人居是而揭日月於自天、洞審萬物之微、喚起萬物之隱、涉盡萬物之交、遂得萬物之情、是道光之施其燭也、使天地歸於歸、使古今位於位、使衆生一於一、使法門立於立、是道物之秉其常也、於是自天、渾一於性、始性終攬、一於機上、機下、執一於格外、格內、遂成萬萬秋不易之一大宗法、是法也、大天得其大、中天安其中、小天食其小、無不職其職也、然則主翁之臺上、頃指處、竟是何物、自成爲無上無下岸也、性中之受其靈、得其光者、心也是用其大主政也、

演曰性上生心、心上生信、信上生天、天上生法、天下萬古大準備畢、用是者、人、反是者、禽、我常以人人爲正的者、當以何大勉勵大方便、執此四綱、竟得美實、我將以萬籌萬策大料理者、我存我無生無滅無加無增底本體性、是性足以生靈生光生力、與萬物相交時、便生心、心所用性、悉取原分、其原分所儲者、靈能侔天、光能侔天、力能侔天、可以生自天自法、雖然、心能安一守貞、不受業侵業攻然後、性中大品、自可全取、故、知法者、必握信如玉、守信如石、安信如山、成信如日月、有心斯有信、有信斯修性、修性以澹靜爲始、以玄寂爲終、心不二德、信不二證、大囿中開天關地、小囿中久壽通命、惟靈是令、大眼中去玄來蒼、小眼中分金辨沙、如見掌上、大機上兒萬、福奴萬魔、小機上來檀君去楊廣、力有所爲、夫葑菲養下體、櫛模取上幹、

### 故古來千經萬說自心由法自外不由

〔正義〕法者、路左一僧、說碧山門也、自古鴻師碩匠之引人正步也、何語不欲以人天合法天、何法不欲以小矩合大矩哉、公案成墨、總莫非衆門弟子正覺來者也、天下好道者、豈無心哉、夫心者、生而衷之者、於是、爲地爲室而路又溯接于是則是立志者、趕前時、戛戛高造、必於法也、登門時、直首向上去、不入於花歧禽歧、亦於法也、臺上高據時、安席生暖、亦於法也、休曰沒機沒想者、能得見、沒機沒想則是內虛也、內虛則外誘易至也、夫人生、久矣、未聞有外誘之能德於人也、故、志道者、必大鞭策於自心而無使被鞭策於外也、心而生法、法而生經、經而生道、道而生人、人孰不欲爲道上人哉、持之亦以法則人中生道而人大道大矣、

演曰景行錄曰人入正路、風頭一旌、杳杳斯征、雲海在前、浩無涯測、中有一潭、澄面若萬丈玻璃、淡碧色、住此淡淡、見更尋一條路、過淡白烟靄岸、正路甚歷歷、循此向上去、仰首處、有深綠偃月形者、重重然跨路腰上、作路門扇、有似界限內外者、此不捨、沉沉然向入去、淨淨然灑灑然、路甚整齊、路上一塔二塔至數十塔、皆玉文美石、戾此益猛、然上升去、其上有一靈櫺、占得一圓面地、佳葉甚繁、其下甚澹明、可休歇、立此正休歇、復仔細見左右地、一傍大岸如削、倒立下地、其勢易下、見此生恐懼心、竦然自戢其心、向安路立、是路向塔上去、一進二進、竟不息、究竟處、有一龍頭門向外垂首、其門桷甚健、與大閣相連、其中路平且濶、可納多人、入其門、更以緩緩步進其閣、閣上玉欄干、排列于四、足令人高據、清風朗月、連几帷、發爽活意、遙望中

雲海澄明色、又接下界、有安舟下上其間、倚玉欄干訪帝居、帝威儀甚多、過見則無形貌、定見則若人容、深見則若日若雲若花若山若白若碧、不一其容、是時見是者、正何意想生心來、

### 學經萬讀見天千拜只是愚夫愚婦之戒、心設法不得見性覺心

「正義」經之設証、原抽其智地上活物而讀之者、若按其枯根而已、拜之納款、爲取其福海中消息而首之者、只持其空想而已、性心本體之在言語形式之外者、烏得其彷彿哉、在初頭作步之庭、不有手指之路、由何方則萬業交加之中、難有正步得其路矣、故師之立言成法、爲攝其行於中路、若出於智盡言息之上頭一步、則惟在下手者之見

淡淡得淡淡入玄玄安玄玄，是時舉首動足，尙覺苦也，轉瞬通息，尙覺煩也，安有經上想拜中想之如何如何哉，見後又泯然無言，覺後又秘然不發，是，自衷之至真至樂，非習語之所能形也，故有問者則惟答曰固壁方掇而明光大圓，昏睡一翻而新彩繼至，性心事則惟口呿微笑矣，演曰爲農學者，不能使發苗實苗，路上十里木，不能使行人作步，夫身上生智，經法所由成，智上生真，是心力返元處，起一人作二人歸一人，見覺者始終一史，作二人向性時，經若拜有力，歸一人則經若拜，已落在萬丈下，雖然，入性居性行性者，亦能拜經若拜。

### 性心修煉必有妙法惺惺不昧焉

「正義」有性則必照應生格，照應則是生心也，修煉其性者，心亦不可外也，夫修者治其外而使之發輝也，煉者固其

內而使之致精也，性之爲器也，充之以大靈，用之百年而靈不老焉，波之萬方而靈不耗焉，照之萬秋而靈不微焉，惟心之與世相交也，取之洪纖而儲之自部，自部充溢則便閉塞性面而智路不通，蔽塞之久，靈質失其清明，又從以成塵穢，性失本天，蓋以是也，用是性而照應生心，則心必塵穢而智亦塵穢，用之塵穢則塵穢有裕，受其影響者，亦必塵穢也，塵穢者，天沒地没人沒世沒也，欲活天活地活人活世者，豈肯以塵穢存其心，故致修煉法於內性外心，欲得其妙也，妙者，復其始也，性之修煉也，絕其外物而致修之功，淨其內質而得煉之實，使靈無污瑕而止，心之修煉也，以清淨安閒爲心之藩屏，外物，觀其內而便誅絕之內念，逸其外而便責還之，使心得清新慣習而止，此，修煉之大概也，入其境者，率多有沉沉寂寂然若死灰焉，苟

如是則無刷然自督之意而漸仄于闔、靡不自振、是曰枯  
枯成惟者、烏得見大機哉、故、迢迢精進時、便垂首若塑兒  
形、更伸身噓氣、轉神機而得新趣味矣、精神活然取生時、  
若草木含春情、發葉於不見之暇、潭水含清心、用機於無  
形之中、心上生活、神上生活、味上生活、氣上生活、靜中生  
力、澹中生實、大覺、必不難、立性心工夫者、必用法有度也、  
演曰凝視不注、收身不束、自守不幽、自省不厲、令活氣乘  
機居間、令至意去煩入靜、見明月則無心生心、遇清風則  
無氣作氣、一回二回、祛暗迎新、一日二日、排迷向真、祇向  
性上立、且向性中居、性分內天分靈、得純然天、性分內人  
分靈、成純然人、面目、便解了舊時一塵、慧覺、便得了新天  
大曉、人度、是充然者、跨萬機下手去、無不應手立成、身壽  
亘久、惟心是從、靈壽躡遠、無年可限、是謂修煉得其道者、

不以是法、氣焦項枯、已坐作百年後人、修必用活、煉亦從  
活、去去不捨活、爲靈門大樞要、

### 心入性裏空亦寂矣、性入心裏活亦潑矣

〔正義〕大性下一枝果、下垂在世間、與我身遇而成我性、性、  
純然是靈一團而慧不生、覺不生之時也、心、捲其有而入  
其中、則若寡鶴立萬山叢裏、不見山外天一尺也、是時、大  
空大寂、若天地未生時也、機來時、輒生心、心欲從機上下  
則性光備後、若師之聖誠、父之慈攝、無不極備、機上事、已  
活然潑然矣、然而欲求身後之有活然潑然者、入性  
中之內空、外寂、得純然無雜之一大靈源、而待機至矣、故、  
捨我爲性、從空至寂者、我生時、能活而有潑矣、  
演曰於乎、人與性貳、用性、若買金者一銖二銖、僅得以備  
小光、至爲天下價、不敢成口、神沒聖滅、實坐是由、自圖者、



林下一燈、捲萬書爲智問品、舉手握宇宙粧成來、世盡市、我以經濟答其志、人欲升古、我命堯舜試淳樸、學欲立虛、我用老氏下道語、惠欲慈愛、我遣耶氏成基督、無不應心、發性、不作性下人、卒曰斷喧息惱、見三年天、一顧、天下生、再顧、宇宙生、

### 空寂活潑起吾自性自心

「正義」空寂形外天之可以名者、活潑形上地之可以驗者、是名是驗、皆從性之覺而成於心者也、空寂、安有自持體之可能哉、活潑亦安有自聲名之足爲哉、爲性爲心者、自測其性地心地而形其極則曰空寂活潑也、夫空寂者、爲養性之至要而非空寂則不得生心之活潑也、活潑者、爲發心之至效而非活潑則不得泄性之空寂也、然則空寂而成其內、活潑而成其外、抽出一堂堂人、我所自我也、

演曰山也機不沒、巖石生、水也機不沒、魚鼈生、草木機不沒、春秋行、惟性也機益沒、是言斯得、性中、納天地古今、不見其充、天地去古今去、亦不見其失、甚若無活機者存、雖然、慧來從何天、覺生從何地、慧則懷天抱地、猶有餘矜、覺則通古見今、猶有餘眼、於心上大功績、始令自地上生大活潑、竟能令萬族爲活天潑地活古潑今、可訝者、乃悠悠淡淡見、遂點頭曰始覺來、性是天中事、心是人中事、天所用神、歛若在空寂、人所用智、分自作活潑、夫空寂活潑、我所始終也、天人也者、

### 自性自心吾心本地

「正義」吾也爲主翁而使心爲政於內者也、經營吾自地之大價值者而原料不須於外人也、且方法則惟入門時資之師而到其極地、皆自爲謀也、夫性心、本具諸吾而以吾

吾之心，立吾吾之地，則性中蓄靈，凝然若油，光輝甚明，得天相地色之遠來消息時，便生慧，用慧而斟酌，於是則覺遂生，而其恢刃上下地曰智也。智者，心之所大仗也。以是而安性養性於天部，起心裁心於人部，表裏相資而天地生焉。地名之最切要曰門戶，儒門之植於仁，佛戶之成於空，仙家之主於柔，其他聖賢文章豪傑之割據大島小島，皆心上生地也。以事村業家之可作為上城中城者，無人秉節符行令甲，委蕪若秋園，是天之竣多大之可以吾者也。嗟呼，吾宗之地於天而拯得五萬年地於地也者，只是性心活符而已。

演曰：太淵儲淡碧，灌溉向大田去，稼人已豐，市語曰滿城烟月，歡聲如海，水智田仁，恰箇是有功德者。雖然，水不用佳時節，田不取佳種子，占年，那得是上籙，田人必執策。

上下地以宜水以時，只從方法上做去，秋廩自屹，乃自爾者，雖有性心足以備自地者，其定策下策，始終以善則神聖生其地，反是則萬惡萬魔必集，毋只喜有性有心，只從造次行善方法，故有機可成地，則囿世界家萬族，必以當下得自地，機不能協其宜，則以嘉言法詔，牖萬世子弟，以身後宗拜地為自地，正是我何所立，筭為自地者。

### 道求何處必求吾心

「正義」在天為天道，在人為人道，此章所言道，乃天道人道也。心擇可為地者而自地，溯至于上，觀大性全體而得大性之妙，且自地旁至于人，察大世為質而應機下手，無不神捷。此吾所以得道行道也。然而道之實，神也，聖也，以心之持放無常者，烏能生道而遂我求哉。心本作生於性而性則老蒼在室而不叅外事，升墜也，惟心仗性之靈，發性

之慧、用性之覺、合以爲智而自執道事、心於求道、爲大要也、故求吾所以道者、必於所以吾之心而成道也、反是則吾之爲吾、已是早沒了去矣、

演曰道與吾、固是兩地、吾護持心敬愛心、使心有歡心則心、用力取道、輸入吾地、自是道與吾爲一地、吾便是道中人、道便是吾中物、故求道非急、求心爲先、心府所有、乃靈天靈地靈人、心體所具、乃儒佛仙集一、是、吾不求道時、心已得自體所備者、若應求時、猝求其自體則心、早已空相者、

### 問曰吾亦何處生性在何處來

「正義」神聖、固是截然成界者、吾身吾性、皆神國聖王之所、以爲神政也、而以吾聞吾見之爲聖之脚下者、安得知聖上神之何所爲神哉、人之有身有性、非只有今日而自古

蒼以來、未始有是問、神之自截爲聖外者、厥惟久哉、演曰神不交聖、聖不架神、上下相交者、惟聖中有智、以智觀古今則物界中萬相萬色、爲今神爲今神果、且觀古神今神爲神因神果則神因何所因、神果何所果、智何能見其原、夫智者、退居聖中、惟以神果成果後曷所用爲器、下其策、爲饒今日詔後來、我智所智、惟有身性後今神果、非有身性前神所因、今人智所智、焉能及神所因、聖師、欲啓發智源、設譬人一頭上、此二句語、爲千古初門戶也者、

### 聖師曰以天觀吾無性無以人觀吾有性有

「正義」在天、人無分焉、在人、天無名焉、是只爲凡智上一層而已、若加之一層則安有人無分天無名之異哉、但大神弄小神之家、使神入而爲天、出而爲人也、小神之爲天爲人、亦惟苦哉、爲人時、爲人爲世之風昂雨趨、苦中作苦也、

爲天時、沉若寂若、苦中一息也、苦與息、皆誰所權之衡之也、我欲與之議大神、打破我出入門而不天人二見焉、演曰地上一尺天、便只是渾混界、天性人性、天身人身、曷嘗有兩般分、佛子所謂一任得烹宰屠殺牛羊鷄豚、爲來世結讎者、恐不作明證、在世逐其形成、那名不得底一種兒、便來居、狗性、雖不證其如何得天、把看一生始終、做靈頓不得與我較長短、始識我成人相後、帝必稱我形錫我性、原其性發其智者、且若曰隨其祖產其孫、辨其形挿其性、孰若是明察且技能、小可證者、惟龍在淵、虎在山、毛身者腹行者、安有人所智人所能、雖十步外見針末者、惟見天曰一星二星、見地曰一人二人、帝所爲世安排者、固如是夫、

### 吾無觀性無觀其壽无量

〔正義〕大觀者、出世關則一觀二觀、只是一觀而已、安有我一個之界分明於天中哉、既破壞我壁立則觀中物、惟一天靈活天質活、是形界上無障礙也、是不過立表準於彼地而我想像其極度也、只舉其自性內工夫高著者而言、大破得我一畛之橫遮于天者、形云性云、始不自有然後、吾大吾壽、能與天侔矣、愚謂論者學者之外觀內省、爲懸懸相絕也、

演曰抱太樸、入太素、遊太冥、若大冶渾氣質渾光澤、其間得一最精妙者、居沒風沒雲沒花沒石底一宅、人間也、若一衣可委可取、是人、爲身極柔溫、爲志極謙退、爲智不高強、爲行不遠頓、身壽能與太清太重者享不極、

### 吾有觀性有觀其壽必短死生不離

〔正義〕吾既成大堞于天、吾兩間則吾後、源之者、截已斷矣、

以吾舊天之明滅者、自吾起點者多、多則費吾者亦多矣、吾地吾存、豈能遠大所需哉、應天下之大而吾已大耗之、涉萬物之多而吾已多損之、耗損之極、死必立至也、然則中壽七十、亦豈非幸哉、故、至人、持心若羽毛墜、大空不折、見得失若一蚊過身、隆而不見天、微而不見冥、

演曰、界吾一界、不欲與天一則、吾地上一邱土、易壞者、性海上一勺水、小立者、豈能自超至生死關外、夫世界者、常稱吾捐下多少、償其多少、捨吾十分則世界亦償以十分、彼世界以十分來者、便占吾十分地、令吾坐失本地、吾喪吾、若空泡歸水、故、用水行者、必大穿生泉、立吾分者、必大通得天、

**大壽死生必無善惡必無音聲必無動作必無空無寂無相無色無上下必無古今必無言無書無難形難言**

「正義」大壽者、以立天素地之質、居太純太和太通者也、人與大壽遇之、因居焉、是謂大壽人也、人始與大壽相遇也、按自固之美物、無所耗折、上襲太源之足以澤己者而益之、身益充壯矣、以是躋之高極而定其位、戒之絕外戶之與大市接者、不受外寇之侵尋、自是大壽之天、非二天也、大壽之地、非二地也、居是也、非下林凡族之所可望其餘也、生輪死轍之地上往來、善花惡草之人中上下、在天上者、豈曾入于懷哉、氣波之始音終聲、氣力之左動右作、在氣外萬丈者、豈曾羣於人哉、空外之見空、寂外之知寂、皆立馬一蹄、以空寂爲下裳者、豈曾與之同馳哉、相之爲萬天子、色之爲萬地弟、始非爲乘上者象也、卓爾爲立祖于足者、豈曾肩與之哉、羣類之戴之上清、羣足之沒之下濁、皆眉上眉下之人觀所局而以天地爲腹者、豈曾同尺度

之、背後天之見夜、顏前天之見晝、皆有壽無壽之兩地、生想而壽不在人中者、豈曾以一籍可記哉、玄原邈不能成口、而只以無言爲言、大効浩不能作形、而只以無書爲書、非小界事之足言、足書之淺易也、夫大壽之體曰大性、大性之落下三堦者曰云云、人所謂人性人身者、皆天地之小光小果也、以天地爲伏卵者、常吞小光之性、而占小光外萬萬天也、誰能測其大而見其涯哉、

### 問曰難形難言何也

「正義」見風知其候而不知候之有門、見月知其光而不知光之有田、見人者亦如是也、誰知人首上有清之母、眞之母、足以爲心悅而口不能道、悅之實哉、夫言非凡格者、描出心上靈會也、從靈會中出者、惟有靈會者納之、古之得道大者、雖有自心靈會而可作爲形言者、不遇程度之稍

可企及者、不欲空陳而擲諸白地也、語譜中無靈會上執頭執脚之措名者、職由是也、故學者之上平堦者、失師攝之功而用力者及之、不用者、常在是問一圏也、演曰啓天後人事可憑者、爲四千年天下、神聖見道者、豈乏其人、經傳所可考者、惟禹之僕國、俯首應人、不欲發引手升高底說話、神聖可價值者、曷容若爾、夫神聖、像帝心者、若令人人靈覺、總持得神聖一般、早陞至身性大祖地、不欲與世界相親、世界獨奈何、故、知神聖躋神聖者、惟不遇自甘作世界役役者、不欲強驅至神聖家、爲世界生者、安得知難形難言、世界若又滾汨在世界則世界頓不帶天光一斑、沒天光自做去、工事多艱澁、胡令捨諸、聖師欲指示天光一斑、大訓換頭處、必揭以或問者、

### 聖師曰爾問只是色相發爾之不問不聽爲難形難言

「正義」人之有問，生於自覺而覺之爲具，以其保色保相也。夫世生於色相而世之以色相爲藩飾者，奚翅萬萬之衆，衆生之食於世也，互相以一塵角之，殆不相容，色相若不能自支也，故帝以小性賦之，且以覺繼之，使爲色相上自圖方法，洪水之走壑，猛獸之歸山，以其覺不能上下也，然而世之欲奪色相，烈且極矣，人不欲見奪於彼而用覺者，常在與世交衡也，何遑其高展一步於能神能聖之天哉，所以人之自墜在下界者，蓋以是也，然則大原大理之以玄漠不能形其真者，豈只有色相而止哉，纔離色相外一步地，則便是大理一林也，大覺者，必見是而人覺之常局於色相者，安有生一線於是問外別地哉，且設有熒熒小見於高界，高界事能言者罕矣，亦安有言本形本之已具其覺中哉，所以不能作色相外一問也，悲夫，此章所言，欲

以啓人之凡覺上生覺而丁寧反復如此，學者必淡味之，演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卽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卽道夫道者，欲言則若吹影，欲思則若鏤金，在地爲色相者，胡爾作夏夏，胡爾作介介，胡爾作中和，胡爾作禮樂，聖人對時制物，固其自無色相中生智者，故聖人居虛，古語所謂無以行觀聖人，道無蹟，無以言觀聖人，道無聲，無以能觀聖人，道無爲，無以貌觀聖人，道無形，信夫。

### 性無空無寂無法無相無色無動靖

「正義」不空而生空，不寂而生寂，不法而生法，不色相而生色相，不動靖而生動靖，皆機上進退而相對者之證，其證也，以性之衷之生天地居天地行天地，安有若上之所可證哉，夫無云無云者在空寂法色相動靖不可形之濱，而以其反不若謂無之據其高也，空寂形天之太奧也，色相

動靖形地之功成也、法者、形夫中乎天地而承天行地也、空寂而生法、自法而生色、相動靖、此皆性之大用也、若性體之彌大、則始不生天而爲空寂、且不生法而天與地交焉、且不生地而爲色、相動靖、所可強名者、惟真而已、人之欲致思想極高者、見是之大、居是之大、立乎天地未生之原則、雖入乎天地之內而不欲與天地爭焉、雖居乎萬物之中而不欲與萬物伍焉、自持者、惟清標也、以清標對自性、則自性無所蔽而靈自澄明焉、靈田發智、若大源備水也、安有大用之不稱宜哉、故、求大智者、先入乎大性極無處而得其清標也、

演曰、有空寂可名、非性、有法可名、非性、有動靖可名、非性、性極無者、極無、生極有、從極有至極無、以心不得理會者、口不得言成者、堅持至和我爲極無、則消寂他冥滓、若鏡

空潭清、在此地頭、入妙妙中、移步去曰、靈通界、從活活機下手去曰、哲學界、靈通、握大化位、天地、令萬物遂其性、哲學、用大智參天地、令萬物成其器、夫孰有大手破面前障、聳身至大性界、知性者、必自省、

### 然凝氣血脉相通有時有動

〔正義〕自大性一轉至帝、再轉至小性、是曰靈府而靈府、乃小無形界也、自此始生人界而界中二部之政、立焉、一部之用無爲性、一部之用有爲身、皆氣之生力於合其二也、氣之乘上乘下而使不得散者、以脉之有活機也、脉之能活活不息於氣部者、以血之用大溫度而生脉養脉也、於是乎、人始宛然立乎人界之所自域而能配天配地也、人之具體、若是其充健而不失其所位置與價值者、以其有靈也、靈之所得果於人者、以靈之有內外部而內能生慧



覺智、外能行心志意情也、夫時者、智之所見也、動者、心之作機也、時與機合而得人之高度者、聖也、

演曰大無建天、所匹者有、有中生人、人所自體者、氣、氣從大牝中作原來、使其性居其地、有舍大默去大紛、使自性至大性者、有建大慧發大覺、使大明備其見者、有選地安居、使氣乘天輪者、一無中生三有、固人所立地者、此章言氣、足以驗潭中有月、

### 此謂有天有人有情有神

〔正義〕此因上文而言也、性屬天、氣屬人、天人、既位諸位而得大性之用矣、人既得其地於天中而供自職於人則情之發、又人之用也、然而情之爲迹、非神則非活機也、情之爲德、非神則非中節也、神必起於靈而和智至情之地然後、神之立也、可以人矣、故曰大性而有天有人、若人之有

情有神也、人而有情有神、若大性之有天有人也、以大性則大性即人也、以大性驗人則人即大性也、大環往復之際、生天生人、厥惟至哉、

演曰性中、生天生人、靈中、生情生神、約言則曰抱樸成節、內能養大天大真、外能建大世大標、踏踏至人中一點要則小性、可以得大性、吾人所可患者、小性中無一路至大性、若能令鑿鑿得兩性間一大崖、坦坦然無步頭微碍則大性中大靈下注來、若江河入小塘、清波盈溢、夫魚族生其內、芙蕖立其上、烏得以形其真、故情不與天下交則能令大性通其神、

凡夫凡眼只以自身感覺靈識光內對照不知光外无量  
廣大之性

「正義」人之初生，莫不有性而性則無形也，無形自爲一部，上半部接之大性而得其靈，下半部果之以身而身以血脉居焉，血脉機頭身始生矣，身部中且靈有三部可別者，一則爲血脉靈而以活血脉爲機，一則爲慧覺靈而是靈，則以活慧覺爲機，一則爲神通靈而是靈，則以活神通爲機，人之爲全人，以有此三部也，人與物接應之時，率多有血脉事繫聯者，故人之用靈，亦必泥止於血脉邊也，以血脉事酬酌之時，智有所未及，則智之極處，必得一竅而游刃之，慧覺靈之與血脉靈相通，蓋以是也，人遂入於慧覺靈而欲窮天下之理，則慧覺靈徘徊之地，始知有神之妙用而觀其妙用處，則必曰是木之繁且大，是花之榮且耀，皆誰所使然，念上生疑，疑上生固，固上生力，執其力而只向一處穿透去，竟透處，便是神通界也，入其界，用靈如心

則加之慧覺而聖遂生矣，加之血脉而身遂活矣，故困於身者，得其智也，困於智者，得其神也，此章所謂光內者，血脉靈之爲光一部而居其內也，光外者，血脉靈之外也，卽大性所居地也，人若入於神通處，則神通者，本與大性合其光也，得光之活而活線在目，則能見古今上下而物無隔焉，活線在心，則能酌古今上下而物無逃焉，活線在神，則能成造化而造化不測矣，然而神之靈，不能做萬物原素者，以身之尙在一方也，故知至神樂至神者，便脫其身而歸合于大性也，愚謂性之本體，自神通靈而生，慧覺靈，自慧覺靈而生，血脉靈，自大及小也，人之得道者，自血脉靈而至慧覺靈，自慧覺靈而至神通靈，自小及大也，演曰：光內生凡，光外生神，兩間阻，那當破掃去，用十三字爲一樣，泛神海上往來，海外小波音，不到耳，海外小點色，

不到目、惟一箇我、淡淡坐、忽頃間一翻來、槎也沒、我也沒、都只是神海一色、此便是換凡得神時境界、

### 問曰无量廣大何處在

〔正義〕我令心君居大堂、行我界之政、我欲爲塵埃也、則心君亦聽是焉、我欲爲清真也、則心君亦聽是焉、今人之欲爲我能爲我者、皆塵埃相似也、心君之自內爲政者、不能以清真作科、且不欲以半分清真生其眉、五官與肢體有感覺者之自外収之、亦非塵埃則不肯下手焉、於是塵埃之捲入、無閒刻也、塵埃之積、大防於大性以內者、若喜馬拉之在印清兩間也、防內事、不能極其度也、雖欲極其度、小舟在中流、夕陽已在床矣、豈能與大性界相涉哉、聖師之見、凡設譬、職是之悶也、

演曰：天下大政、孰右爲身、身中三界、固是生覺靈、爲生者

不知覺、爲覺者不知靈、靈沒則身沒、奈何、須令捲身入靈中、使外觀者、見靈不見身、身內事、固足謂擴張、病者起、窒者通、歪者正、謫者公、天下顏色、亦復清明、然則身上靈、與大性同化、天機兒世機兒、并自手裁下、若帝府用神、是活活爲身者、今天門重開、大法登案、此章換節處、人須大拭眼看去、

### 聖師曰爾之感覺所到有相有色爾之感覺不到是無量廣大

〔正義〕是境也、大觀則萬天萬地生滅之機、半無有、小觀則片古片今往來之迹、頓沒了、大哉、性中、天地母于帝、帝母于是、是母也、有則不母也、人、離母至帝、帝始有廣運者、胡是涼、胡是溫、胡是動、胡是植、胡是雨、胡是霜、總料理、大詔一宣而天地始脫胎矣、我在地上、高眼不及于天、低眼不

及于身、沒于色相者、已五萬秋之遠矣、誰能提我至物上、素素上靈靈上真、使我見无量界哉、夫人、離身則見大母、離母則不能見小身、愚、謂神亦人舌、聖亦人舌、不能說大性教人、教人則只引人到其門、門內事、任人自爲、入其門見其性則雖神聖、聯聲招還、也不得、

演日月華最明、海水平流、夜候又安調、也中間、無微風微雲生其痕、正是靈云則靈、真云則真、那一響、遠遠來舟中落、鴈立碧落、清芬、有時波動至帳內、認是芙蓉花上綠水、是時、色相兒始來、邀我去千市路萬井烟、我、一寸寸不餘、我舊居、都只是色相、高人始有智慧想、着着向大根去、佛眼不看山、爲一証、

### 爾自无量廣大清淨界中來故本無業障久沉苦海如雲

### 蔽心

〔正義〕帝頭上一寸纔過處曰清淨界、極廣大、又安靜、帝好活者好機者、息則不樂、造天地萬物、置廣大之中、清淨、亦自來注之、天地萬物之在清淨、若柔木多心者之沁在水中、而其脉、無不與水通也、人能保其有形而潤之以清淨、則其智、足以致大立、其靈、足以通大神、惜乎、人自得其身、爲我之見、便大立、身界業也、名界業也、爲百年始終、身欲作苦而心反助之、心欲作苦而身必趨之、於是、業海遂廣、而人益苦矣、苦極則便大火境中、清淨、豈肯自來哉、人已放散其自身、不入清淨大界、清淨、又迂避人之苦海、界間相隔、若大山立城也、心上生烟、若頑雲失晝也、演曰、目也、若白鷺、遠覘、招人譴、近察、費我輝、是、苦障、口也、若火坑、食天下、不遺其細、噴大塵、能令天下暗、是、苦障、其

餘有覺力者、率皆損己有換彼有、又苦障、心爲主張者、以手力、捲天下恩寵、充其地、以風教、斂宇宙清光、澤其身、君人師人、究竟是慾海一波、破壞我大天真、爲如何、大性、團團在雲外閒天、

### 爾不覺自性自心雖身破如塵終不得大成

〔正義〕性本至大者、天立而天界所亘地之所有性曰天性、人生而人範所持日之所存性曰人性、性與天性人性、未嘗有原質之異也、心者、形立而始生於性者也、居性身兩間、使自性、不界于大性、使自身、不沒于大世、性身俱不失性之本然然後、人從是中生矣、此爲人所大經常也、然而心生於智之始、智大而心益機長焉、夫智者、遇有而才器易成也、遇無而途道易阻也、心之從智活者、每從有而中立、職而無中事、易置之冷寂、世之以業苦伺其間者、覘心旌

之所向而便誘納之、令人不得自存、豈不慨惜哉、故、知人之所爲人者、必以性心居清淨、使人界占大性而止焉、至於酬酌有形、若不得已然也、不然、欲訪人之地而使身半苦啖寂、久之至一塵不能保、其得覺也、必不能圓矣、

演曰自性觀人、人無自地、自人觀性、性爲別天、是曷故、用簣取山、簣中土、失山名、人一丈、曾蟻郅不若者、魚入大海、涵泳去、不見海上山、觀我者、必曰性中無我、天地宇宙、固是我一身地、心無令性我作界、捲大世爲我有、我欲大、只以性爲度、用智爲聖、用靈爲神、入秋林取一果、早不若用力辦買山錢、

### 爾不知自性自大自心有道說得千經萬說必不辨

〔正義〕性上起身、非欲以割地自封、心上生想、只欲以用性自大、道所由生也、經中說性、心亦欲以辨天道人道也、不

以天道、人靈、人智、沒之大塵而莫之収矣、不以人道、天倫、天序、失之空蒼而莫之著矣、人必察自性之與大性同其大、次知其立人何地、智線足以至長、智光足以見廣、然後其當門生闕處、只以師証破去矣、不然、局之自身而其見、已萬疊成障矣、清夕一鍾、那得報其音哉、

演曰智地、建新戶開新路、令人由其路入其戶、天闔下發大願、帝林中見大物、性田上占大頭、好個是性分內大活機、心兒有主張、觀得我萬古初發音、休令點點塵眯爾目、枉失爾萬古不再輝、

### 道求自性法求自心

「正義」爾知夫性、其德曰道、形而生天地、靈而活天地、居之至無外、用之至無內、爾性即是也、求諸自性則一點活潑處、爾之所由生所由居、從可見矣、審夫、用爾性則大性則

應、千神萬聖、可以需之、千城萬族、可以安之、爾性中、只是天地一般也、爾欲爾者、卽道也、爾爲爾、必仔細看、爾中、倫理存、萬物存、天地存、拋一則非爾也、儒子欲爲道而纔半之、老子欲爲道而纔半之、佛子欲爲道而纔半之、欲全則吾道也、吾道者、非遠非高、只在見自性用自性、是亦有定法者、法則宗法也、宗法、具在宗門、以心求則法入心裏、與心爲一團、運是團上路時、心則策是團、法則導是團、轉轉至自性則自性者、爾之本也、入自性、漢索爲爾之具、則爾性、與大性通其界、大觀則神、小觀則聖、収之神聖而屬之自己者曰入道也、道中爲爾之術、只在倫理明萬物享天地位焉、

演曰自性大性、非二性、魚介平生水、曷嘗非海若家、花木、不以地、早只是枯枯者、人非道、空生、求道爲自活、道亦非

廣漠中得來者、從某從某、必有妙法者存、法曰入定得定、侍不失侍、侍上進一步則便得道、夫孰非自心中立筭者、心上受風者、是東西南北人、片片徘徊雲、不得盈一握、持心、若泰山不動搖、去去向無中去、自當有大曙色上東來、

### 性心所在、非彼非此、非上非下、只在我我

〔正義〕自性之與本原合其大、自心之盡自性所固有、非域之彼無而可得、非局之此有而可得、非只搜之太上、非只索之太下、必求之中間最主要者而得之、我卽是己、就我而欲擴充我之所範圍則何所用、方便品而據其最上點歟、發我之太清太真而用力致其廣大則清真所到頭、天下莫能爭、是自我發展而大我界也、且放清真眼而大審取原性所圍界、次發清真機而大採取天地大清真、恢我居而加我有、是復我原分而有似自大性益之我也、然則

我大也、侔天地、我靈也、侔鬼神、我明也、侔日月、我爲我也、極矣、反是而欲以天下所同欲者、爲我則鼠鬪狗爭、皆我敵也、山壘野堞、皆人界也、安能撥彼衆而成、我有哉、故曰、我取人所不爭而我益大、我食天所無盡而我益健、演曰、我生後五萬年、始索我、我最愛者、夫甚愛則與大珍、相彼萬地叢叢繞扶踈者、未知何所取爲珍、目業口業、非助我、擁城食野、非需我、雲騎雨僕、非益我、是外、也想有大助我、大需我、大益我者、又加力取天地府中、有我中一點兒靈覺者、微言提我耳曰、彼花爭柳走以外地、有閒風朗月本然天、是存也多則我漸大、能令天地容其中、我益壽、能與大性同其年、請下手者、我始支頤、淡想得、性心、以遇母爲大珍、用是建自家爲大價、我必用始收其終、

### 我天我道天道无量亦繫我也我尊我尊無上無上尊於

### 三天之上焉

「正義」此結上文也，夫人智之小，不能見二日，必以可天可道之心，占天道之大而廣其智，不待天道之自來訪我也，然則必自超至太上太始之原，舉其全體而自嚼之，自服之，不與我爲二，可也，於是上三天之上而因居焉，與之接應，只是淡玄冲靜，己之自持，亦卓空靈明也，一日而洽，二日而化，絕非舊時食火烟者，歛則惟靈在室，發則惟神作機，是曰神人，憑之高標，俯之世界，世界甚小，豈肯與世界爭，世界雖欲爭，必以至柔對之，不有生角，柔則心地自靜而智常明矣，血潮必平而身常和矣，是曰至人，三天上發驗之大，蓋如是夫。

演曰：人一社，花一社，各一小天，那商量那手段，分別作人若花，必揣得其根本，遂起身小天，攀梯至中天，人也始花。

也始，亦難分，究極則智長，便回首至下界，身邊事，爲紫洞金膏，聞上天消息，則內心有疚，不禁鬢邊生白，所謂克己復禮，是坐雲中撥雲朵，雲豈肯聽我者，不若上三天蓄其神，令大世不生塵。



## 下篇

### 一章

#### 念呪觀感化觀

平地立大厓、人在其頂、仄面皆如削、其高絕塵、是時、何思想正徘徊、小眠間厓折人不存、或曰淨掃高軒、小梅方有色、閒坐數百五珠、是時、智地漸明、又歡喜色上眉來、也得、

### 二章

#### 我無觀天有觀

懸懸入太冥、只尋玄中路、左右皆峭壁、過來地、已雲合、所見、惟遙遙岸上一點明、着着向明去、一丈身、已落在初發地、或曰人只是理氣縈合者、理氣、誰使有聰明活動、追究

本原去、我乃衆中別、不有天眼天口用天者、我一絲毫不存者、也得、

### 三章

#### 我有觀天無觀

大野不成壘、充然立其中、那由動那由植那由峙那由潤那由嘘那由滋那由質那由素那由神那由力那由玄那由真、總收拾、從萬線至線上頭、是在是在、或曰我室開寶鏡、拭得多少塵、相對地、萬象不得逃、捨主體、從客體、境也甚廣漠、莫以選其要立我室、也得、

### 四章

#### 性無觀心有觀

我固在大神明界、但掩翳者來相合、使神明不能用心兒

上活機用活力、彼來者、大捲逐、此在者、大清修、我界、以澹澄爲度、我居、以真素爲度、我用、以渾元爲度、我氣、以充活爲度、我自居、無令作枯木死灰、豁開處、我便是大神明、或曰、性存諸無、心起諸有、自有入其無、自有取其無、自有極其無、不令無在閒界、畢竟捲大無成其智、心所與智用智、自當極其有、也得、

### 五章

#### 心無觀性有觀

從我性至根本地、諦得他大真大靈體、也藩籬、便是包天地、含宇宙、便是我神胎我神果、此剩剩敷敷地、任我大飽得、大被得、是心兒不生時境界、或曰、心也徘徊斟酌、必從身邊生、身則貪吝嗔憤底所基因者、此、捨擲去、游神至太

空太寂無我界中、快見得無上上物色、也冒襟、便清灑、眼始明耳始聰、也得、

### 六章

#### 性無觀心無觀

舍神地、渾然是太真太冲、無一毫動其機、凝云則凝、含云則含、寂云則寂、若白玉缸中淨水居、微風不來、曷嘗有帝眉上神起神伏、天地生產、始不有遠來消息、或曰、神入太無中、令古情今情大刪去、我只是閒一天、鑑中無一塵、人間大酬酌、便做得、也得、

### 七章

#### 性有觀心有觀

大象則圓、大機則活、那清潭潭上山、我正是啓眼兩般看、

初步地、老鑑也、燈光、二步地、嬰孩也、獨聖、一回翻、二回閃、也不得定挂、念上兩尖兒、稍稍沒形去、惟一健神兒、便立脚、始占取兩間一點地、是力正透玄宮去、或曰看性做大田、看心做良職、大源中發天素、大車中備天品、總取來盈我衿、門前萬族、正是飲河者、也得、

### 八章

## 我先觀天後觀

淨地、建大宇、排軒設戶、悉取其宜、分付爾梅月竹吹入我簾、江光山翠貢其美、恰好是三清界意味、主翁、按素琴發清商、萬境若空、一塵不動、或曰玉然後章、樹然後碧、人能建中極、足令萬品來庭、且展手至天空、抽得其萬緒在密、若取諸宮、此大智所兼天地者、古人所謂天不天地不地、

惟人為臧臧然者是得、斯說、也得、

### 九章

## 我有觀天有觀

夫物久息則懶散、大轍循途、以其撥舊就新、且神力乘機者、豈肯固守故宇、我所作我、聞地上消息、欲遂我形邊事、形既占地上一蒲團、則我舊居鄉、都屬諸帝、有、是、大氣一剖處、雖然、我所有何所需、天所存何所固、能令我界大破去、與天渾一、若水與水、我有終當占天大、必淡淡觀、或曰我家立主君、令天家萬象大輸入、眼及九淵、耳及萬里、坐中談笑、渾然是高造兒、也得、

### 十章

## 我有觀物有觀

我有窮天賦、東架西床、莫不備奇麗、且看窓下小竹含淡碧、爾亦我兄弟者、原初大靈支發地、法機上脚脚立、世界所由生、此、總取至一園、宜我者、我便取、宜爾者、爾便取、爾我渾成靈一團、爲大道大升、或曰天中去、則萬界若空、人中來、則萬林成色、在天時、大竅生明、在人時、大手生力、爲智家事、也得、

### 十一章

#### 自由觀自用觀

見靈、神會、在學、神聽、居信、神和、神上、生機、機上、生活、心便活、氣便活、執天執地、我居既定、啖古啖今、我心且安、油油然、循萬物、恰恰然、受萬物、雨至則戶自掩、風至則簾自動、庭兒爭一花、曷嘗入我懷、大步小步、惟地是稱、若夫對時

制宜、欲令衆族共躋道、則一揮手、却得重重山立、一啓口、傳得萬家新聲、道門出一脚者、能如是、或曰立靈活活機活活、得大源活小涔活、成萬身衛萬心、懽蓋大玄徹徹處是得、也得、

### 十二章

#### 衆生觀福祿觀

憑大軒、見蓮花上明月輝、聞衆兒沒塵大啼號、輒下堂撫其躬曰、奈爾奈爾、此兒甚饑、可哺啜、此兒甚寒、可衿裾、自手安排濟度、皆如法、道門善觀者、蓋如是、或曰大智大活、小智小活、觀中生智、衆生相、大悲想、大空中、大抽得、此、護持又籌着下、也得、

### 十三章

### 世界觀極樂觀

按大性、看得性中大妙、身兒萬、亦性、靈兒活、亦性、見大與同大、亦性、見小與同小、亦性、溯其源居太清、亦性、伏其卵生兩翼、亦性、總令大界上下俱活活、天亦活、人亦活、爲大性兒大性地、或曰若令天人分兩界、我性居天上樂、我身墮地上塵、是人中立大壁、使性身不相顧、自愛者、胡忍乃爾、以性身俱活底思想、向大智得大智、用智以成極樂爲度、也得、

### 後經二一終

明治四十五年一月三十日印刷  
 明治四十五年三月十六日發行

京城北部大安洞天道教中央總部

編述者 朴寅浩

京城北部典洞三十四統十一戶普書館

發行者 孫在鏞

京城北部水門洞二統一戶

印刷者 李潤德

京城北部磚洞電話五九三番

印刷所 普成社

京城北部典洞三十四統十一戶

發行所 普書館

終

